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宝鸡县虢镇中学

郭沫若题

虢镇中学保存的郭沫若题字和信封

文化名人

留在宝鸡的物件

华君武(右二)在凤翔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郇立平家翻阅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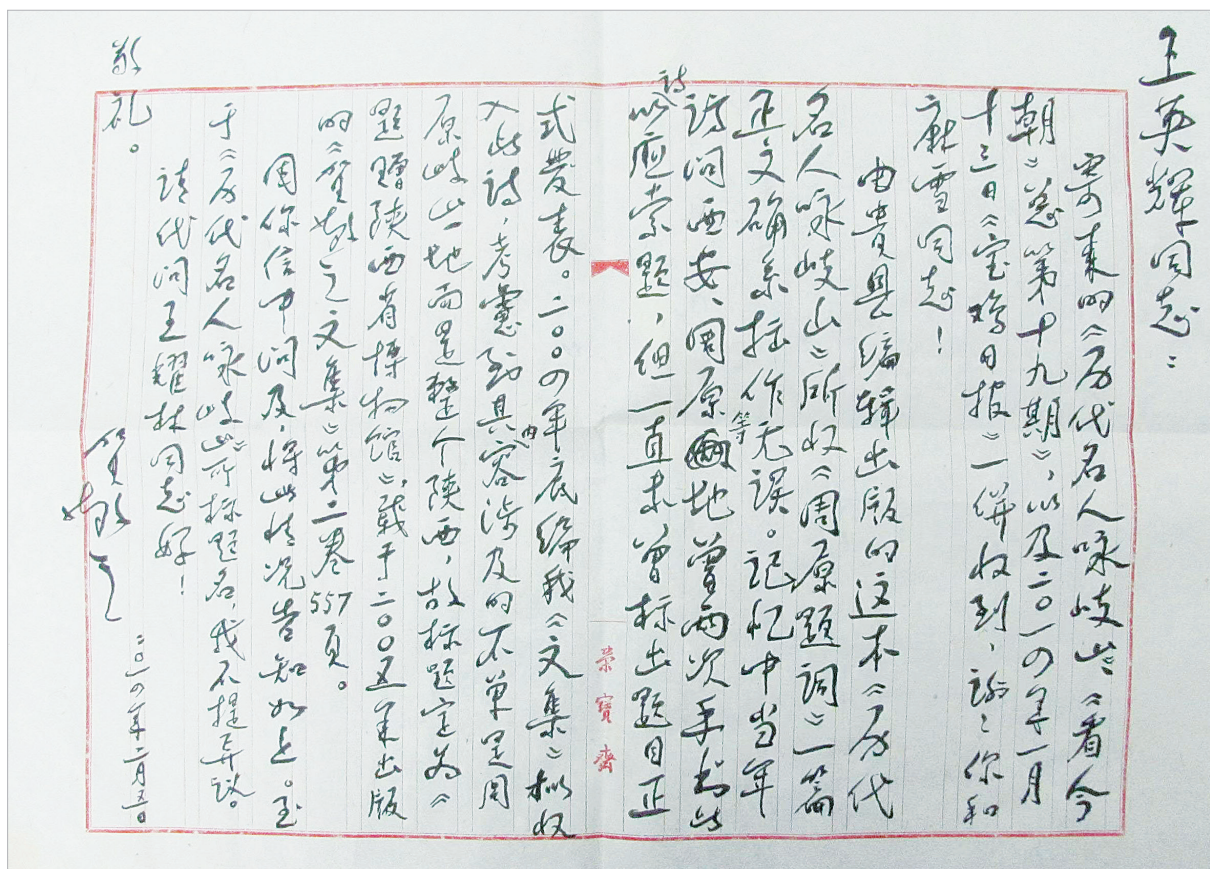
编者按：

艾青的老照片、茅盾的文章、老舍的诗歌、杜鹏程的相机、贺敬之的书信……在宝鸡，有不少文化名人留下的印记，文化名人

的物件背后，或是他们对宝鸡文化的关注，或是对工合运动的赞叹，或是对铁路建设者的描摹。初冬时节，我们探寻与文化名人有关的物件，倾听物件背后的人文韵事。

贺敬之的一封回信

本报记者 祝嘉



“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从贺敬之的诗歌里，人们认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认识了这位胸怀祖国和人民的时代歌者。

近日，市作协副秘书长王英辉向记者展示了一封贺敬之给他的回信(见上图)，手书的文字背后，是老人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对宝鸡发展的殷殷期待。

1982年12月9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在参加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期间，专程从西安来到宝鸡考察。10日清

早，贺老首先来到岐山县京当镇凤雏宫遗址，察看西周初期周人在宝鸡周原的活动印记。站在遗址之上，贺敬之抬头北望，目之所及，是两座对峙的山峰——岐山，三千多年前，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率领族人来到岐山脚下，从此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建立了周王朝长达八百年的宏伟基业。

随后，贺敬之又来到岐山周原文管所(今岐山周原博物馆)，看到周原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珍贵文物，贺敬之既激动又感慨，当即赋诗一首：“陕西千里大地，长安十代帝京。我伟大民族历史见

证在目，我英雄人民光辉形象如生。向‘四化’进军，当临秦坑，阅兵马之战阵；朝高峰攀登，应上岐山，追九天之凤鸣。”据陪同贺敬之考察的时任岐山县副县长王森回忆：“这首诗贺老连草稿都没打，就在文管所里一气呵成。写好后，他把诗稿放在桌上，又放在地上，然后又让我提起来，反复看了很多遍。我想他对这首诗应该十分满意。”

当天下午，贺敬之来到扶风周原文管所(今宝鸡周原博物院)，在那里参观了近两个小时。从文管所出来时，天已麻麻黑，贺

敬之不顾劳累赶赴法门寺。

当时，法门寺地宫还未被发现，法门寺塔一半坍塌一半耸立。在参观过法门寺后，贺老又提笔写下一首七言古体诗：“班马尔后豪士谁？诸葛六出愧扶眉。昨夜犹闻彭总令，岐山新风兼程飞！”

时光荏苒，2014年初，岐山县政协准备出版一套两册《历代名人咏岐山》，收录了贺敬之当年在岐山周原文管所所作的诗，但因当时只有诗作没有题目，岐山县政协遂委托时任特邀文史员的王英辉致信贺敬之，请示可否以“参观周原题词留念”为题刊发。怀着忐忑的心情，王英辉将信件连同拟出版的《历代名人咏岐山》、宝鸡诗词书法研究会会刊《看今朝》和刊有《贺敬之与宝鸡的亲密接触》一文的《宝鸡日报》，一起寄给贺敬之。“说实话，当时也不确定贺老会回信。我甚至不知道贺老的通联方式，信封上写的还是贺老退休前的单位。”王英辉说，“没想到，仅仅两周时间，就收到了贺老的亲笔回信。”在信中，贺老以谦逊的口吻说：“由贵县编辑出版的这本《历代名人咏岐山》所收《周原题词》一篇正文确系拙作无误。记忆中，当年访问西安、周原等地，曾两次手书此诗以应索题，但一直未曾标出题目正式发表。”信中答复王英辉，同意以“参观周原题词留念”为题刊发此诗。

得到贺敬之的同意后，《历代名人咏岐山》于当年顺利出版。后来，王英辉还与贺老有过书信交流，每每收到贺老笔迹，王英辉都备受鼓舞、倍感珍贵。王英辉说：“诗里诗外，贺老都是那么平实、质朴，这么多年来，激励我在文艺创作道路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精品力作。”

在我市漫画家赵炜家中，留存着几张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老照片，这些照片被精心保存了30年。其中，有几张照片拍摄于凤翔区南小里村，30年前，华君武到凤翔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郇立平家中观看年画，与郇立平及其家人交谈年画艺术，并合影留念，流露出对宝鸡民间美术的喜爱和珍视。

这几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993年5月，记录了华君武宝鸡之行的足印。赵炜介绍，1983年6月，宝鸡长岭机器厂工会创办了一份漫画小报《长岭漫画》，长岭机器厂美工赵炜将这份小报寄给了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漫画大家华君武。当年7月，华君武就给赵炜回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对宝鸡漫画的热情鼓励和殷切关怀。自此，华君武与宝鸡画友经常书信往来，交流漫画创作。1993年5月，78岁的华君武带着自己的漫画精品，应邀来到宝鸡举办画展。

这次宝鸡之行，华君武除过办个人漫画展、观看长岭漫画汇报展，还了解了宝鸡绚烂多姿的民间美术。在郇立平家中，华君武认真翻阅一张张凤翔木版年画，眉眼之间满是欣赏与喜爱之情。因为对民间艺术的共同热爱，华君武与郇立平有聊不完的话题。看完年画后，华君武夫妇与郇立平家人拍了一张合影。合影里，头发花白的华君武身穿蓝上衣、白裤子，戴着黑框眼镜，与郇立平并肩而立，华君武夫人宋琦手持五颜六色的布艺兔子、公鸡等，一脸笑意，老人和孩子被拥簇在中间，墙上张贴着《雄鹰镇宅》《锦上添花》等经典凤翔木版年画作品，很有纪念意义。

华君武对宝鸡民间美术感情颇深。1985年，宝鸡市群众艺术馆在中央美术馆举办宝鸡民间美术展览，华君武受邀前来观展，他仔细观看了展览上的宝鸡民间美术作品，并称赞不已。华君武感慨之余，写下了这样一段点评文字：“中国民间艺术是农民智慧的结晶，长期以来被淹没，迄今尚未为我们许多人所认识，认为它粗俗、不高雅，不登大雅之堂。如果再让它淹没，将是我们的罪过。陕西的许多同志不为名利，长期艰苦奋斗，在发掘、研究民间美术一线，宝鸡许多同志为此作出了贡献，值得我们尊敬。”恳切言辞之间，尽显一位艺术家对民间美术的珍爱、重视。1993年华君武来宝鸡，不仅去了非遗传承人家里，还曾到宝鸡市群众艺术馆参观宝鸡民间美术作品，在宝鸡剪纸、社火脸谱等民间工艺品前久久凝视。

2010年，华君武在北京因病逝世，宝鸡漫画家、民间美术工作者无不哀伤。把宝鸡漫画、民间美术事业做好，是怀念华老最好的方式。今年10月下旬，“宝鸡漫画四十年作品展”在宝鸡文理学院展出，9月下旬，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大会在西府老街文化旅游景区举行，宝鸡漫画、民间美术正在以守正创新的姿态努力发展，也在以一幅幅漫画、一件件非遗作品，告慰华老曾经的那份关爱与期待。

华君武的几张照片

本报记者 张琼

郭沫若的三幅字迹

本报记者 张琼

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一生没有来过宝鸡，但他对宝鸡文化很有感情，尤其对宝鸡青铜器和石鼓文化研究颇深。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彭曦曾说：“郭沫若对宝鸡的研究，比宝鸡人还要深刻。”学术研究之外，郭沫若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宝鸡就有他的三幅字迹遗存，分别为“宝鸡报”“宝鸡县虢镇中学”“宝鸡画册”。

如今，当读者翻阅《宝鸡日报》时，就可以看到郭沫若题写的报头，其中“宝鸡报”三个字为郭沫若1959年所写，至今仍被广泛运用。郭沫若既然没来过宝鸡，这个题字又是缘何而来呢？已退休的宝鸡日报社编辑苗烈香介绍，1959年我市编印了摄影集《宝鸡画册》，《宝鸡市报》摄影记者任文薄、《宝鸡画册》工作人员张文两位同志受托，前往北京请郭沫若先生为画册题名。两人到达北京表

达了意愿后，郭沫若欣然答应为《宝鸡画册》题名。任文薄和张文得到回复十分开心，想到《宝鸡报》正在筹备，何不请郭沫若先生也为《宝鸡报》题个报头？两人将这个心愿通过秘书转达给郭沫若，也得到了郭沫若的应允。随后，郭沫若分别题写了“宝鸡画册”“宝鸡报”两幅字，送给了两位宝鸡同志。郭沫若说，宝鸡地方很不错，有历史，也是工业生产的大后方。1961年，郭沫若题写的“宝鸡报”开始出现在报纸上，1985年，《宝鸡报》复刊时沿用了郭沫若的题字。1988年，《宝鸡报》更名为《宝鸡日报》，便从郭沫若诗词中找到了“日”字作补，与郭沫若亲笔题写的“宝鸡报”三个字组成了如今读者看到的《宝鸡日报》报头题字。

此外，在陈仓区虢镇中学存有一幅郭沫若的亲笔题字——“宝鸡县虢镇中学”。记者在虢镇中学看到，这幅字题在一张长27厘米、宽12厘米的纸上，一起被保存的还有郭沫若寄题字的信封。采访得知，这幅字最早的收藏者是虢镇中学王志哲老师。1965年，虢镇中学几位老师商量，由王志哲老师写信，请郭沫若先生为虢镇中学题写校名。王志哲便恭敬地写了一封短信寄往中国科学院。1966年2月，王志哲收到了一封从中国科学院寄来的信，信里装着郭沫若题写的“宝鸡县虢镇中学”七个字。一时间，虢镇中学师生争相传阅这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王志哲离世前，将郭沫若题写校名的故事写成文稿，同郭沫

若题字原稿一起捐给虢镇中学。

郭沫若为出土于宝鸡的“中华第一古物”石鼓写过多篇文章。从郭沫若写的《石鼓文研究》中得知，郭沫若在国外一直留意收集石鼓文的资料，他在日本发现了石鼓文“后劲本”的照片资料后，对石鼓文进行了严谨细致的研究，为后人研究石鼓文提供了宝贵资料。文物南迁时，郭沫若记挂着石鼓的安危，写诗道：“一鼓费一卡车载，纾裹网维箱底在。初移宝鸡后峨眉，暴寇无由攘过海……”语间流露着对石鼓的珍视、对护宝人的夸赞。至今，郭沫若已离世45年，但他研究宝鸡青铜器铭文、石鼓文的文章，依然被当今很多宝鸡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所翻阅、学习。